

# 守候与认同 :羌族勒色与汉族宗教建筑对话的文化指归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2-0204-06

●赵 曦 刘 敏

[摘要] 明清以来,外来文化对羌族聚居区域的影响日益加强,形成了羌族传统的宗教建筑勒色与汉族儒教、佛教、道教建筑宫观庙宇比肩林立的文化景象,也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建筑之间的文化对话。对话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也是对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认同,汉族儒释道的思想文化对羌族勒色崇拜的建筑形式、释比仪式、神灵形象、语言符号等都产生了影响,使其具有多元融合的特点。

[关键词] 羌族 勒色 儒释道 宫观寺庙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任何宗教都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这样两个层面。哈佛大学教授威尔弗雷德·坎特威尔·史密斯在《宗教的意义与目的》中把宗教内容区分为“信仰”与“信仰的表达”两个层面。<sup>①</sup>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中,“信仰的表达”体现为各种不同的物质形式,在物化层面上建构起“信仰的表达”世界。汉族以宫观寺庙为其宗教的“信仰的表达”,而羌族则以“勒色”(北部羌语“勒色”,南部羌语“纳萨”)为其宗教世界的表征。

勒色是羌族宗教的核心建筑,主体为土石台建筑物,“勒色为石砌立方体或锥柱体。纵截面为等腰梯形。两腰凸凹。勒色本体分为内外,上、中、下结构象征天、地、人。内中埋藏有土陶、铁、铜、银、金、箭头、青稞、麦、羊毛线、麻线等象征万物。勒色的外部上中下分别以三块方形石板为台面,均有圆形穿孔,上下对应。它的功能就是其上供奉神树、白石。勒色是羌族的

① 段德智:试论宗教对话的层次性、基本中介与普遍模式[J].武汉大学学报,2002(7).



宗教核心建筑体,是羌族的宗教的最高最神圣最集中的圣物。”<sup>①</sup>勒色是羌族神灵的核心聚居域界和羌族各类祭祀的核心点,是有羌族宗教文化特色的“庙宇”,它广泛存在于羌族人民的生活中,多修建在羌族聚居区的山顶上,可以是多个寨子共有,也可以是一个寨子所有,还可以是每个家庭专有,是氏族及家族的高碉所有。但无论是哪种性质,它们均立在最高处。在传统的羌族社会,所有寨子的祭祀神树林和任何家庭房屋、羌族碉楼的顶端最高处,都必然建筑着勒色。

明清以来,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对羌族聚居区域的影响日益增加,儒释道思想文化因子在羌族聚居区域广泛存在,汉族宗教文化特征鲜明的宫观寺庙比肩林立,与羌族原生性的释比宗教世界勒色形成鲜明对比、互相影响、互相对话。

一、近百年来羌族宗教文化建筑环境概貌

寺庙是显示一个地域宗教文化环境概貌的重要标志。近百年来,羌族聚居地的宗教建筑呈多元并存的状态,除了传统的羌族宗教建筑勒色外,还有大量的以传承儒家文化为主的文庙、社稷庙、贞节祠、先农坛,道教的三清殿、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佛教的观音寺、福禄寺、海会寺,此外还有用作地域联系纽带、汉族组织活动的会馆以及祭拜汉族民间俗神的寺庙。

	汉儒家祠庙	汉道教宫观	汉传佛教寺庙	四川汉民间信仰	汉会馆	羌族宗教建筑
茂县	文庙 社稷庙 先农坛 武庙 禹王庙 三教祠 三圣宫	三清殿 关帝庙 城隍庙 南华宫 东岳庙 老君庙 山神庙 土地庙 文昌祠 奎星阁 西岳庙 药王庙	观音寺 福祿寺 海会寺 明水庵 吉祥寺 仁寿寺 佛经无影塔	川主寺 马王庙 万安寺 土主庙	山西馆 陕西馆 湖广馆 广东馆 秦晋香院	勒色 纳萨
汶川	文庙 社稷庙 贞节祠 大禹庙 禹王庙 文星阁 圣母祠	西岳庙 药王庙 关帝庙 玉峰观 东岳庙 三官堂 文昌祠 奎星阁 城隍庙 土地庙 西岳庙 药王庙	福祿寺 普照寺 观音庙 平正庙 涌泉寺	土主庙 川主庙 贞烈祠	陕西馆 湖广馆 广东馆 山西馆	勒色 纳萨
理县	文庙 武庙 社稷坛 筹边楼	东岳庙 西岳庙 报国寺 城隍庙 铁空寺 白空寺	仁寿寺 报国寺 太平寺 观音阁 天元寺	川主寺	陕西馆 湖广馆	勒色 纳萨
北川	文庙 武庙 社稷坛 先农坛 贞节祠 何公祠 禹王宫 大禹庙	东岳庙 西岳庙 关帝庙 玉峰观 三清殿 城隍庙 老君庙 土地庙 三官庙	仁寿寺 报国寺 太平寺 观音寺	川主庙 马王庙 白马庙	山西馆 陕西馆 湖广馆 广东馆	部分羌族村寨 勒色 纳萨

① 赵曦. 羌族的勒色与释比宗教考略[J].阿坝师专学报,1988 (2).

20 世纪中叶,羌族人口大约十四万,而非羌文化的庙宇学宫馆祠不少于二百五十余座。

根据《汶志纪略》、道光《茂州志》、同治《直隶理番厅志》、《石泉志》以及作者的实地调查,清末民初,汉族的儒释道祠堂、宫观、寺院以及会馆,在汶川约有三十至四十处,在茂县不少于七十余处,在理县五十余处,在北川不少于九十余处。主要的统计如表中所示。

无寺庙宫观,没有神、鬼、灵的形象,这是羌族宗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羌族人民以勒色(纳萨)为其神灵凝聚处,勒色上供白石,以树枝、白石以象征羌族的神灵。汉族林立的庙宇,是站立的多元宗教世界,它们与羌族寨子高矗的勒色,共处在岷江上游羌族聚居区域,各自发挥不同的宗教建筑文化功能、艺术功能,它们之间形成特殊的对话关系。

## 二、羌族勒色宗教内涵与汉族不同庙观类型的宗教文化对话解读

### 1. 汉传佛龕与羌族勒色的宗教文化解读

隋唐以来,汉传佛教进入岷江上游,典型的案例是茂县叠溪古城唐摩崖佛龕造像。

叠溪古城在岷江上游的茂县与松潘之间,是远古羌人所创建的寨落,其山神是物吾西(oui)。“礅”在羌语中为巨石之意。羌族在巨石上立勒色,上供白石,这是羌族固有的宗教表征。

现存的唐摩崖佛龕造像处在一个独体的青黑色天然巨石的四周。这块巨石是一个羌族宗教与汉传佛教文化的博物馆,巨石本身是羌族崇拜的宗教神石。根据笔者直接观察,造像是唐太宗贞观四年(630 年)所为。总计 23 龕 76 尊造像,龕为三层排列,有释迦、弥勒、药师、观世音、文殊、普贤、迦叶、阿难、力士、供养天等佛。每龕外侧都有题词,有“唐贞观四岁寅九月十五日丁丑大施主持节兼冀州刺史上大将军李、张仲侃敬造释迦弥勒二龕”,“翼针县令范孝同冯师才敬造法界”,“元大元开国忠公玄孙刘上万户文起引兵至此元葵已七月七日记”等等石刻文字。在龕侧被毁坏石刻的文字中有一些残缺的寨子名和人名。当地的羌族老人说佛龕是他们的祖先石匠师刻凿的。部分羌族的上层头人、首领以不同的实物或者银钱形式集资赞助,允许并且形式上参与了这些活动。摩崖佛龕造像浮雕表明,在隋唐时代,汉族的佛教已经在羌族的核心地区有了传播,发生了影响。

在羌族崇拜的巨石上凿孔、开凹刻凸,这是以原生态形式进行宗教祭祀的羌族人所未见未闻的。而唐摩崖佛龕造像在羌族人核心腹地保存数千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遭到毁损),可见得到羌族人的认同。羌族人相信佛是赐福驱邪的神灵,同时将对佛教的理解附会于自己的民族信仰上:认为佛教神灵也是“礅西”分有的,应当同享“纳谷”(美好吉祥),视观音为送子娘娘,表现对于生殖的祈盼与对于苦难的驱逐,崇拜有着无边法力的佛祖、驱邪逐魔的金刚力士等等,这与羌族释比驱邪逐鬼要借助祖先英雄神的理念吻合。在羌族人民的意识中,普度众生的佛教与羌族释比宗教的基本理念是一样的,都是为整个民族说话的,有着追求整个民族生命吉顺的终极关怀。正是有着“礅西”分有的价值诉求,羌族释比文化与汉传佛教文化达成和平对话表述,共享美好吉祥。

### 2. 道教庙观与羌族文化对话的解读

道教在羌族地区影响广泛、深远,县镇以下羌族的偏远寨子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道教宫观,同时,在羌族自己的释比宗教文化中,又明显可见道教的人物符号、信仰理念、行为组织的痕迹,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道教与释比相混杂的宗教文化形态。这集中地体现于七个方面:



其一 新的释比仪式——三官庙会。羌族释比始终在本民族勒色前主持以“刮巴尔”或者“国若”<sup>①</sup>(汉语称为还神愿)为代表的二十余种相关仪式,明末清初,也有部分释比在没有勒色的空间,参与、主持汉文化的老君会、山王会、玉皇会(或者观音会)。典型的案例是汶川县旧县治绵麓的三官庙会。三官指天官、地官、水官大帝,三官是道家最早敬奉的神灵,源于古代人对于天、地、水三者的依赖与自然崇拜,三官成为主宰人间祸福的赐福之神。<sup>②</sup>在明清时期的春节、正月与立春之时,汶川绵麓镇举行三官庙会,县衙门的官员与民同乐。天、地、水三元信仰在本质上与古羌人的自然崇拜、信仰自然神灵一致。三官庙会的活动,典型地表现了汉族道教文化的影响和羌族对于其道教信仰的深度认同。

其二 勒色神台与神庙“西基”(ii)概念的出现。西基是羌族释比经典中对神灵住所的称谓,羌族将汉族的宫观寺庙等宗教性建筑都统称为西基。羌族以白石、树枝为神灵的象征,全寨子的民众在宗教祭祀时都聚集在勒色前,并没有一个与汉族的宫观寺庙相似的有形的房子,于是,羌族人民就称勒色为西基。西基概念的出现,表明了羌族对勒色和汉族的宫观寺庙这两类不同形式的建筑中共同的宗教文化内涵的认同,既表明羌族对外来宗教文化的接受,又表明羌族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对自己民族宗教的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使得羌族原来的勒色出现了新的特色:在勒色上的白石所象征的羌族神灵,有了道教的对应的名字。关于羌族最高神灵阿巴木比塔<sup>③</sup>、阿博确格(太阳神)、阿巴述达且(山神)、阿巴插补基(最早的插站开土立寨神)羊神、牛王神(泽须)等,释比解释说,阿巴木比塔是玉皇爷,阿博确格是老君神、火神,阿巴插补基是关帝圣君,牛羊二神则是财神。

其三 新的释比法帽。道教的天神、星君出现在羌族释比经过改革的神圣法帽上。羌族释比传统的法神冠金丝猴皮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来历的,它是羌族最高神木比塔制就,释比祖师阿巴木拉神传下的,是释比的标志。而茂县沟口、渭门一带羌族释比的神圣法帽完全变成五神(佛)帽,五位神是太阳神、月亮神、真武祖师、开山祖师、真武祖师。有的释比说五位神是老君神、真武大帝神、真武祖师神、天皇神、太阳神。

其四 释比经典中的端公经。释比经典全部是古羌语口头传承,目前我们收集到的有四百余部(段)。其中关涉道教相关内容的部分,使用了较多的汉语端公经咒。羌族的土葬墓碑祀词都采用汉语。

其五 羌寨中的城隍庙。释比的神灵体系具有白黑二元性质,与此对应地形成了两类分类模式。<sup>④</sup>随着道教进入羌族地区,羌族初步建立与黑神灵相应的城隍地狱世界。城隍庙是道教体系中管理死丧者鬼魂的地方,有极少的几个羌寨设立了简陋的城隍庙。

其六 释比物件上的汉族宗教痕迹。释比的专有用品,包括服饰、法器、神杖、法印、器乐、无字的释比图经《刷勒日》等等,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道教、汉传佛教的相关内容形式。释比的《刷勒日》图经中,有道教二十八星君等等。羌族宗教无偶像,搁白石、插树枝为祀。乾

① 参见赵洋:三星堆神树与岷江上游羌族释比的神树比较[J].中华文化论坛,2005(2).

② 张梦道:图解道教[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0.

③ 赵曦.“木比塔”考[J]阿坝师专学报,1988(5).

④ 参见赵曦.羌族释比经典中的神灵系统与社会历史[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2(2).



隆《石泉县志·番俗》记载:家无祖堂,立石插小旗,谓之家神。而元明清以来,羌族逐步在屋中火塘的上首方建立神龛,供奉白石、树枝,汉字的“天地君亲师位”出现,与之并立。羌族民居门前,立着汉字砧刻的“泰山石敢当”与各种怪异的“吞口”造型。这一切成为多层内涵的羌族宗教文化的物质实物文化,是羌族的宗教传承物体,它们构成释比与汉文化对话而共生的重要文化遗产。

其七 释比称为“端公”。汉语“端公”,唐代称侍御史,宋代称公差。蜀人谓巫为端公。<sup>①</sup>在汉族底层民间习俗中,行巫术驱鬼邪的人被称为端公。羌族释比敲羊皮鼓,只是民间行小巫术的番族风俗。一些学者以端公话语建立羌族宗教概念,提出了“羌族端公”的概念,并且归纳了“羌族端公上中下三坛经”、“羌族端公上中下三坛法事”。<sup>②</sup>解放初期,凡被称为“端公”的羌族释比,其阶级成分一律划为“自由迷信者”。

据羌锋寨老释比汪和明、王治国讲述,清朝衙门曾经派师爷参观释比在深夜高山神林勒色前进行的“国若”祭祀活动。他们目击后认为,这只是羌人围着勒色土石神台祭祀的古俗。国若仪式的功能是报恩、祈福、护山、保林。全寨子羌族人汇聚在一起,实际是以祭祀神灵的名义,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美好善行关系。其中显现的信仰观念与行为,对于羌族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羌族人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是有益的,应当认可的。因此,清汶川地方衙门在举办“三官庙会”的迎春应春、天官赐福的汉族民间宗教信仰活动时,以端公之名,邀请释比携羊皮鼓而戴金丝猴皮帽参与其迎天官活动,甚至允许24位释比于衙门大堂鼓舞驱邪祈吉。这对于视羌人为“番蛮”的主流文化和封建地方政府而言,是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接纳弱小民族宗教鼓舞在表征国体纲纪的神圣大堂表演,鼓声震动,这对于备受歧视与防范的羌族文化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对于释比以祭祀鼓舞的祈福所表达的忠顺,清衙门赐酒褒奖,并且授以刻有“赏”字的银牌。

### 3. 儒文化与儒家祭祀礼仪对羌族宗教文化的影响

儒文化色彩的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岷江上游的集镇,其标志是地方官衙建有文庙、儒学学宫。汉羌共同祭祀禹王。儒文化与祭祀孔圣礼仪给羌族精神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羌族核心腹地的茂县的三龙、赤布苏,理县的蒲溪,汶川的阿尔巴夺、木尚寨,北川的青片上五村,这些寨子不仅仅是上层显贵人家,就是一般的人家,在房顶上仍然祭祀勒色,而火塘屋设立了神龛,中间恭设“天地君亲师位”。许多释比率先学习汉文字,学习汉文化的《三字经》,习得三纲五常、中华历史,知晓羌族与国家的大关系。他们汉文化水平提高了,也加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的认知,对于亲和羌汉关系,学习汉文化,保存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三、羌族勒色与汉族宫观寺庙对话的意义与启示

宗教文化的对话意味着宗教文化对话主体间的沟通、趋同。传统宗教文化保持优秀个性,同时也在吸纳新的宗教文化因素,为自身注入生机。“在信仰间对话,人们越来越彼此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789.

② 钱安靖.羌族端公经调查[A].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C].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互转变,每一方都丰富对方,也为对方所丰富。”<sup>①</sup>明清以来,羌族释比文化与汉民族的儒释道文化相互影响、融合,具体体现出三个特征:

其一,对本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的守候与坚持。羌族释比宗教文化与汉族不同种类宗教的对话,消解羌族与汉族交往中的危机与冲突。羌族人没有在各种宫观寺庙浪潮中,脱离本族的勒色表达世界。尽管羌族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羌碉羌寨,也逐步引进了汉式瓦房,但是始终没有为羌族的神灵塑像,没有修建庙、寺、观、祠、馆,始终让自己的勒色平静地处于各种宫观寺庙中。而在白石、树枝的神灵象征体系中,容纳了汉族道教、佛教的神灵。与汉族宫观寺庙宗教文化和睦相处,成为羌族传统勒色宗教文化的新特征。

其二,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为政治统治提供了心理基础。羌族神灵系统中的主神木比塔被认同为“玉皇”,这是以勒色的本体而体认中央王朝的宗教秩序的象征,它是明清以来羌族民众自愿改土归流的宗教心理的反映。明清以来,在不少属于土司管辖的羌族民众中,屡屡发生羌族人到中央王朝的地方政府状告土司,愿纳粮认差、脱土归流的事件,也有土司与民众共同自愿改土归流的事件。史载,明代布朗村羌人乞为“白人”,清康熙四十二年、乾隆五十一年和五十三年,数十上百的寨子的羌族人“恳请输赋承役,脱土归流”,被编为“新民”“广民”“齐民”。<sup>②</sup>羌族的国家认同理念非常强烈,这与羌族宗教精神领袖释比率先学习汉族儒、道、佛文化,羌汉文化长期对话交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其三,在认同汉传宗教文化中,自觉保存、传承羌族释比宗教文化。对话汉族宗教文化,给本民族文化一个跨地域、跨民族、跨历史发展的新维度,这在羌族精英文化主体的释比身上显得特别突出。汶川县雁门索桥小寨子的阿巴袁正祺老释比(解放后的第一批释比经典的讲述者,羌族史诗《木姐珠》《羌戈大战》就来源于他的传承。)汶川县羌锋村科若寨的阿巴王治国,理县蒲溪以王真元为代表的释比,是尊儒敬道,有较深的汉学功底的现当代释比,自觉、顽强地学习本民族释比宗教经典与祭祀仪式,凭耳听口诵心悟传承着羌族释比文化。一大批学习汉文化的释比,是保存释比经典和传承释比文化最多的释比。今天能够收集到释比经典四百余部(段),没有他们的努力,是不可想像的。

羌族的勒色与汉文化宫观寺庙共存,是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平、共生、对话的一个积极而有价值的范本。而羌族勒色历经数百年的强势宗教文化的影响,始终独立于中国西部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世界中,是人类宗教史中保存的最古老、历史最长、至今仍在发挥功能的宗教文化的表达方式,其所表征的深刻文化理念与表达方式,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尤其在今天羌族建筑文化的重建中,特别值得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2010-03-20

[作者简介]赵 曦(1952~ )男,阿坝师专中文系副教授。

刘 敏(1964~ )女,四川师大文学院教授。

① [英]约翰·希克.信仰的彩虹——与宗教多元主义批评者的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82.

② 茂州志.卷二[M].道光木刻版。

- [ 9 ] 德 ]P · S · 帕拉斯.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 M ]. 邵建东、刘迎胜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0 ]李光灿等. 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 M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1.  
[ 11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三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收稿日期 ]2009-05-20

[ 作者简介 ]杨强( 1974 ~ )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院博士后,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 100088

## On the Land Ownership of Mongolia

*Yang Qiang*

**Abstract** Understanding of land ownership is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ongolian feudal society , among the academia ,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opinions : private ownership and public ownership. It is bound to lead us to wrong conclusions by explaining Mongolia's traditional law in Western legal concepts. Therefore , the author is of the view that it is only starting from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that we can make a scientific judgment about the land ownership of the Mongolian.

**Key words** Mongolians ; land ownership ; public ownership

## Guardianship and Identification :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LeSe Building of Qiang Minority and the Han Religious Building

*Zhao Xi     Liu Min*

**Abstract** Since Ming and Ch'ing Dynasty , th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culture on the Qiang area has been increasing , and a sort of combined cultural scene has come into being. LeSe , the traditional Qiang religious building , and Han Confucian architecture , Buddhist temples as well as Taoist abbey stand closely in great numbers. Furthermore , cultural dialogues occurred among different religious buildings. The dialogue is not only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but also the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The thought and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 Taoism , and Buddhism of Han have brought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the LeSe architectural style , the ShiBi ceremony , images of the gods , and linguistic symbols , which made Qiang culture become diversified.

**Key words** Qiang minority ; LeSe ; Confucianism , Taoism , and Buddhism ; temples ( \* P. 204 )